

延 训

苏 进 鲁 延





2 036 8462 8

惩罚

苏 进 鲁 延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七 八 年 • 北 京

惩罚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218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0\frac{3}{4}$ 插页 2

1978年6月北京第1版

1978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19·2642

定价 0.66 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是写一九五八年发生在福建海防前线、震撼中外的“八·二三”炮战。作者以饱满的革命激情，通过描写一个炮连的战斗经历，反映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；歌颂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；塑造了炮战英雄秦雷等光辉形象和海花等先进少年的形象。同时，作者又以辛辣的笔触刻划了美蒋互相勾结而又矛盾百出的种种丑态，形象地印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”的英明论断。

封面、插图：龚金福、林嘉谟

目 录

开 头	1
第 一 章 血 桥	3
第 二 章 向前，再向前	30
第 三 章 八月二十三日	65
第 四 章 鸡尾酒会	90
第 五 章 海 边	105
第 六 章 隔海斗法	132
第 七 章 把敌人压下去	162
第 八 章 烈火烧心	182
第 九 章 地下工事	201
第 十 章 日暮孤岛	230
第 十 一 章 侦察	246
第 十 二 章 破 敌	267
第 十 三 章 前 夜	286
第 十 四 章 大战沙尾屿	306
尾 声	339

开 头

纸老虎是一拳一脚打出来的。

——战士的话

在祖国东南沿海，位于福建省厦门岛以东一万多公尺的海面上，有一坐雾气沉沉的岛屿。

岛屿中段狭窄，两端十分宽大，状同葫芦，面积一百七十多平方公里。这么大个岛子，多年来却日不见炊烟，夜不见灯火，象一个被人遗弃的死葫芦瓜，飘浮在滔滔海浪上。

一九四九年，十数万蒋介石匪军仓皇地从大陆败退下来，逃上这个岛屿，在美帝的豢养下，暂时生存下来。他们象挨过痛打的野兽一样，终日蜷伏在洞穴里，舔着身上的伤口，磨着自己的爪牙，仇恨地窥伺着大陆，等待“合适的气候”一到，就要窜过海峡，一口咬过来。

九年过去了，岛子在野兽们践踏下，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巨大的山峰掏空了，里面坑道贯通；到处是土黄色的阵地伪装层，公路深深隐蔽到地下；炮管隐蔽成一片片“树林”。各种军事设施挤满了山头、天空、海洋。就连一只鸟儿飞过，也会遭来一串激烈的机枪子弹……

从那时候起，岛子上空就锁满乌云，周围的渔场就再不见

一条自由的渔船。

这坐鬼蛇盘踞、层层设防的巨大魔窟，就是与祖国大陆隔海相对的金门岛。

一九五八年，世界上分外不平静。美帝国主义不顾全世界人民的反对，在中东伙同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黎巴嫩、约旦，威胁伊拉克、阿拉伯，制造紧张局势。

苟延残喘的蒋介石匪邦，似乎感到“气候合适”了，立刻猖狂起来。不断使用远程火炮射击我沿海村庄，派飞机轰炸我沿海城市，杀害人民群众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。妄图乘机把战火烧到金门海域，实现其“反攻复国”的迷梦。

为支援中东人民的反帝斗争、打击美蒋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和战争阴谋，我福建前线部队奉毛主席、党中央的命令，对前沿敌占岛屿发起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惩罚性炮击，这就是举世瞩目的八·二三炮战。

故事，就发生在这个火热的夏天。

第一章 血 桥

闽南八月，青青的山岭换上了墨绿色的夏装，山洼里充满了蒸腾的暑气。人说：一年热不过火三伏，三伏热不过正晌午。这时刻，风好象是从炉膛里钻出来的，热乎乎的扑在脸上。太阳好象就在耳朵尖上挂着，烤的人头皮冒油。

滚烫的公路睡在山谷间。一头向南，伸向海边前沿；一头朝北，弯山绕谷，通向无边无际的大后方。公路两旁，稻田里的水晒的咕噜噜直冒泡儿，喜热的桉树蔫搭着脑袋，耐热的小草晒卷了叶儿，连欢蹦欢跳的山雀，也垂下翅膀，躲进树荫下，唧唧喳喳地抱怨着这热得过的天气。

在这最热的时刻，从北边轰隆隆驰来一支钢铁队伍。转眼近了，地面跟着颠跳，巨大的声势震撼山岗。高高大大的履带牵引车，拖拽着沉重的火炮；各式各样的运输车，满载着大大小小的弹药箱，……数不尽的车辆盖满了公路，接头衔尾，蜿蜒盘曲，直连天边。急促的喇叭点儿，震耳的汽车引擎声，刺鼻的汽油味和着车轮扬起的呛人灰尘，也盖满了山谷，使本来就热烘烘的气温，一下子又升高了好几度。

车辆越来越多，呜呜地直闯过去，带起来的风摇晃着路旁的树枝，一只看热闹的山雀唧唧叫着，惊落下来，“呼”一家伙让车头撞到远远的田野中去了。

向南、向南，所有的车辆都向南。南边是大海，海边是前线，前线传来了隐隐的炮声，“轰轰……”顿时，所有的车辆奔驰得更激烈了。

直到太阳偏西，山谷才渐渐沉静下来，公路被车炮碾压一天，现出一种疲乏的样子，空气中飘扬的尘土，把天空染成了土黄色，路旁的树枝草叶都蒙上厚厚的尘衣。路面被钢铁履带碾碎了，上面密布车辙。路边上的灌木野草都被车轮压烂了，高高低低的土包也被压平了，使这条公路变宽了好多。

这时，天尽头又开来一队车炮，它们在空荡荡的路上，用快得惊人的速度飞驰，似是要追赶流走的时间。

连长秦雷坐在头辆车驾驶室里，使劲抿着咀角，眉峰高挑，目光逼人，一缕倔强的头发从帽舌底下钻出来，翘在额前。又咸又涩的大汗珠子也从帽缝里钻出来，淌进眼里。他一甩头，把汗甩到车窗外去，眼眨也不眨一下，紧盯着前方。

汽车拐了几个弯，驶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上。秦雷摊平了膝盖上的军用地图，仔细观看。图上，一条红铅笔线弯弯曲曲指向龙岗岛，另一头，连着三百多里外的胡厝山，他们加农炮九连，就在这条粗重的红线上奔驰。

几个小时前，九连还在胡厝山上进行实弹演练。

……火炮已进入阵地，炮弹也上了膛，一尊尊炮管对向目标。秦雷挽挽袖子，举起拳头，正要下达“放”的口令，身旁的侦察兵突然喊：“公路上有辆小车！哎呀……已经冲过警戒线。”秦雷急忙端起望远镜朝公路上望去：一辆插着松枝的吉普车，贴着地皮，飞一般地驰来。路旁示警的红旗，路面上拦阻的白线，统统被它甩在后面。喇叭“滴滴滴”、“滴滴滴”急促

地呼唤。车到山前，猛地煞住了，车旁，翻滚的灰尘中出现了付师长武飞的身影。秦雷连忙喊了声：“暂住！”大步跑下山。

师首长突然来到演练场，这可不寻常，秦雷跑到武飞跟前，全身劲都用在两个字上：

“报告！”

武飞望着他，不客气地说：“把帽子戴好。”

秦雷一摸，那缕头发又钻出来了。忙不迭地塞进去，暗中骂自己：粗心大意。整好军容后，他小心地问：“付师长，出了什么事，怎么没先来个通知啊？”

“敌人捣乱，从来不先发通知。”

“敌人？！……要打仗了？”

武飞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好哇，早就盼望干一场了，没想今天——嗨，正在练呢，它就来了。”秦雷一扭头喊：“通讯员，通知连队：退弹，撤出阵地，装车待命。快，快！”通讯员飞似地朝山上跑去。

武飞脸上平平静静，好象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这种含威不露的样子，秦雷见得多了。这表明：付师长心里火烧的旺哪。

武飞说：“秦雷，来了紧急任务，要打大仗了。最近，美、蒋在金门海峡连续向我挑衅，金门岛敌军火炮不断朝我沿海村镇炮击，炸毁民房，杀害人民群众。上级命令我们，立即进入战区，作好一切战斗准备。……哼，不打则罢，要干就干个狠的！你们团编入炮兵第一分群，各营、连都已受命出发，战斗迫在眉睫。”

秦雷一怔，“那我们……”

武飞熟练地摊开地图，说：“你们的任务很急迫。看，这就是你们的阵地位置。”

秦雷朝武飞手指的方向一看，“龙——岗——岛！”

“对，龙岗岛。这个岛位置突出，离金门岛最近。在第一线炮兵中，你们是配置在最前面的一个连队。最前面！懂吗？”

“懂、懂。越靠前，越过瘾。”

“过瘾？你指的是什么？”武飞凝望着秦雷。

“消灭敌人呗。近战歼敌，嘿嘿，老传统啦。”秦雷压不住内心的高兴。

武飞简直生气了：“光打一顿就完了吗？这次战斗的重要性，你全理解了吗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不光你，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。美帝在中东玩火，蒋邦在金门闹事，我们的任务来得紧迫突然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炮战，这是对美蒋反动派猖狂挑衅的一次狠狠打击，是对革命人民反帝斗争的支持。我现在就理解这些，还远没有想透。”武飞尖锐地盯着秦雷，“你是怎样想的？你大概在想：‘总算捞个仗打啦，上级没忘记钢九连，有仗就把咱们摆在最前头。’就顾高兴，其它的，恐怕还没来得及想。”

秦雷好紧张，呐呐地说：“是、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那好。结合国际形势和战斗任务好好想一想，三天之内，把你想的结果告诉我。”

秦雷连忙答应：“是。”同时出了一头汗。

武飞点着地图继续说：“一百八十公里的路程，给你四个

半小时。你连必须在今天十八时以前，越过三尖海峡，进驻龙岗岛，做好战斗准备。具体任务，登岛后由炮群逐次下达。完成行军准备后，立即开进。”

“明确。”

武飞望着正在撤出阵地的火炮，缓缓说：“你连在练兵场上是夺了不少红旗，今天……”

秦雷胸脯一挺，报告说：“练兵为打仗，我们天天都等着上战场。我保证，拉上去就能打。”

武飞微微一笑，“能打还不够，要打好，一定要打好。”武飞走近秦雷，握住他的手，“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，各条战线都在全面跃进。咱们解放军更要鼓足干劲，用大炮在金门海峡打出一个全面胜利的局面。我想，党中央、毛主席一定在等着咱们的胜利战报。”

“请首长放心，我们坚决完成任务。”

“……好，执行吧。”武飞登上汽车，扭头看了秦雷一眼，使劲挥了下拳头，这意思是说：“使劲干。”

十五分钟后，九连挂炮装车完毕，由演练场地踏上了战斗道路。车轮呼呼一气翻过了十几架山，滚出了三百多里。秦雷凝神远望，前面，已经可以看到大海的闪光了。大海对面，秦雷好象还看到了敌岛，看到了蒋介石匪军黑洞洞的炮口，对着祖国大陆……

热啊，秦雷在驾驶室里热得喘不过气来，他把头伸出窗外，只觉得迎面扑来的风都有股硝烟味，热烘烘地燎人。

秦雷使劲跺了一下脚。身旁的驾驶员惊异地看了连长一眼。“加速，加速！”秦雷喊着。驾驶员把油门一踩到底，车身

猛烈地跳荡着，两旁的桉树胆怯地朝后闪去。炮车在公路上快飞起来了。

三尖海峡到了。

秦雷跳下车，望见四周山坳里、山谷中，凡是可以隐蔽的地方都钉满了各式牵引车和大大小小的火炮。看样子也已经等了好久了。秦雷跳上高高的岩石，朝下一看，海峡有百多公尺宽，上游是大沙河，河水从这里入海。水面上铺了一条浮桥，所有的车辆火炮都等待着从浮桥上过。海峡边上，立着一座海拔四百多米的高山，山顶上有三个大石峰，名叫三尖山。这里距金门岛一万七千多公尺，敌人的远射程火炮正朝这里发射，炮弹嘶嘶叫着落在海水里爆炸，水柱夹着海底泥沙冲起两丈多高，又哗哗落下来，整个海峡都晃动了，搅得海水一片浑沌。然后，每隔几分钟一发，又是一发。……

金门敌炮兵昼夜不仃地用炮火封锁这条通往前沿的必经道路。但是，高大的三尖山在海峡南面，浮桥区紧贴着山根底，所以敌人的炮弹大多落在三尖山上，只有少数几发偏弹落在海峡中爆炸。

巨大的牵引车拖着沉重的火炮，吼叫着压上浮桥。桥轻车重，哗啦一声响，浮桥陷进水里，桥面和水面都平了。牵引车轱辘贴着水面，卷起一片片水花，慢慢地、摇摇晃晃地驶过浮桥，开上对岸。然后，这边第二辆才开始发动。大约五分钟才过一组车炮。看到这速度，秦雷不由轻轻叹息一声：“这可要过到什么时候呀。”一看表，已经四点半了，心里暗暗着急。

车上的战士，一个个伸长了脖子，朝那边望：“瞧啊，又上

去了，唉。”

“好大的炮哇。”

一个满头大汗的车炮调度员，双手拿着红绿旗，吹着哨子，将一辆辆车调上浮桥。战士们眼睛都急出火来，可他象忘了他们似的，看都没朝这儿看一眼。

又不知过了多久，九连前边的车炮过得差不多了，调度员终于朝这边走来。

“喂，谁是这里的指挥员？”

“是我。”秦雷高兴地迎上去，“我是加农炮九连连长。”

调度员认真地看了秦雷一眼，“钢九连的，听说过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我说同志，我们要去龙岗岛……”

“发动车吧，把路让开。”

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秦雷想不到调度员竟来了这么一道命令。

“把路让开，让大口径火炮先过。这是规定，你们先到山后去隐蔽吧。”

“你大概不知道，我们十八时以前要占领阵地。”

“知道知道。上级给所有分队的命令都是这么下的，可桥只有一坐，总得一个一个来吧。”

“命令都一样，为啥偏叫先来的让路。”车上一个战士吵架似地朝这边吼道，看样子想帮自己连长说上两句。

调度员看看他，丝毫不动气，道：“那位同志，眼别瞪得那么元。看你这股劲，我就知道你准能立个大战功。可是——怪只怪你们炮太细了呀。”说着，小旗一晃，走了。

“炮不分大小，一样杀敌！”车上的那位战士冲调度员背后

喊着，见他走远了，发火说：“等，等！不怕等老了人。”

秦雷转身看，见是一班炮手石大旺，他挺着粗大的身板，立在车上，拳头将车厢盖擂的噔噔响，急得受不住了。

秦雷把自己的水壶解下来，丢给石大旺。石大旺接住拍一拍，一气喝了个底朝天，把那股火气压了压，然后粗重地“唉”了一声。

秦雷这才说：“急啥？上级叫等，你这石头就得稳如泰山，叫上，你就得象个出膛的炮弹。听见啦？”

石大旺低声咕噜：“我就不信你不急。”使劲一甩脖子，一片汗珠落在车厢盖上，嘶嘶一响就干了。然后一屁股坐在炮弹箱上，鼓着咀，绷着脸，那模样，好象真要学一学泰山了。九连后面的连队急得直接喇叭，要求过桥。秦雷连忙指挥连队把路让开，一队大口径火炮从九连旁边开上去。望着那崭新的大炮，那粗大的炮管，墨绿色的大架，近一人高的炮轱辘，还有许多叫不上名的新装置，石大旺又坐不住了，口里啧啧个不停。扭脸对一炮长说：“喂，你倒睡得住。瞧瞧，多棒。”

一炮长掀开遮住阳光的帽沿儿，瞟了一眼。伸手摸摸刚有胡子茬的下巴，说：“大旺，听老同志的，歇会儿。有劲留在战场上使，捞到手的仗，跑不掉。”

这位老炮长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每逢有紧急任务下来时，先把各种事都安排的妥妥贴贴，然后心一宽，睡！耳旁轰轰的汽车叫，他充耳不闻；颠颠荡荡的车身，更象摇床似的舒服。这刻睡足了，上战场能几天几夜不歪架子。石大旺对炮长这一手，干羡慕，学不会。

在一栋可以移动的木板调度房前，秦雷找到了调度长。

好多人正围着他，各种争吵声能把他抬起来：

“炮五团来啦，立刻过桥吧？”

“老伙计，你让我们先过，我们全连都向你伸大拇指儿。”

“要不得哟。你在搞啥子名堂哟，脑壳子都等疼喽……”

四川人说话都带辣味儿。

“莫罗嗦，你快点吵，快点吵……”一个湖南大嗓门把所有声音全盖下去了。

秦雷使劲挤进去，一把抓住调度长的胳膊，强硬地说：“我们可再不能等了。”

调度长回头一看，“嘿，秦雷！”

秦雷一喜，“哎呀，陈参谋，是你呀，哈哈。”两人紧紧握手，各自拿出要把对方手捏断的劲头来。他们过去在一块打过仗，立过功，是生命相连的老战友。

陈参谋甩开手，羡慕地说：“好家伙，上前线呀。真有福，高兴吧。”

秦雷顾不上高兴，把胳膊一伸，带着气说：“伙计，瞪大眼睛看看，就剩下一个钟头了。你还想全给吞掉，简直坑了我们。你、你可真行呀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陈参谋有些奇怪。

“路，我向你要路，给一条上前线的路！”秦雷伸着巴掌，步步向前。

陈参谋把他的手推回去，也不客气地说：“有火朝敌人烧去，这里谁都是十万火急。路嘛，回去等着吧。”他咀凑近秦雷耳朵又低声说，“炮兵来的可不少哇，这回真够敌人瞧的。”然后又大声说，“再见，祝你胜利。”说完又应付别人去了。

秦雷赶紧抓住他：“哎哎。只给我五分钟就行，我们高速通过。”

陈参谋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行。”

“真不行？”

“绝了。不行！”

一对亲热的战友，霎时间崩了。

秦雷窝着火挤出了人群。朝海峡上望望，浮桥上的过渡车炮还是那样慢，山坳里待过渡的车炮还是那样多，……怎么办？再去找陈参谋，让九连先过吗？这种事不能干。就只有一坐桥，你要过，人家也要过，都是十万火急呀。等人家全过完咱们才过吗？时间可是不等人。秦雷隐隐感到：他们这个屡建战功的钢九连，今天可能要头一次完不成任务了。想起这，心象给针扎了似的。他呼地站起来，给自己下了死命令：“就是天塌地陷，六点钟也定要占领阵地，一秒钟也不能误。”

“叔叔，你们上哪去？”

秦雷听到身后有个孩子问，头也没回，随口说：“上前线。”

“上哪儿呀？上我们岛上去吗？”

秦雷转身一看，眼前站着一个小女孩，身着海兰色布褂子，宽大的裤腿，腰间扎根牛皮带，俩小辫翘在脑后，一双大眼睛期待地看着自己。

秦雷被心事困扰着，说：“小妹妹，一时半会儿，我们哪也去不了。这里到处打炮，多危险哪，你回去吧。”秦雷拍拍女孩的肩头，拔腿就走。

“叔叔，”小女孩跑着跟上秦雷，一边走，一边说：“去我们岛上吧，大家都盼着你们去呀。我问了好多叔叔，他们都到别